

# 日本神功録

雲中客 著  
時代文藝出版社



(上)

# 日光神功録

雲中客 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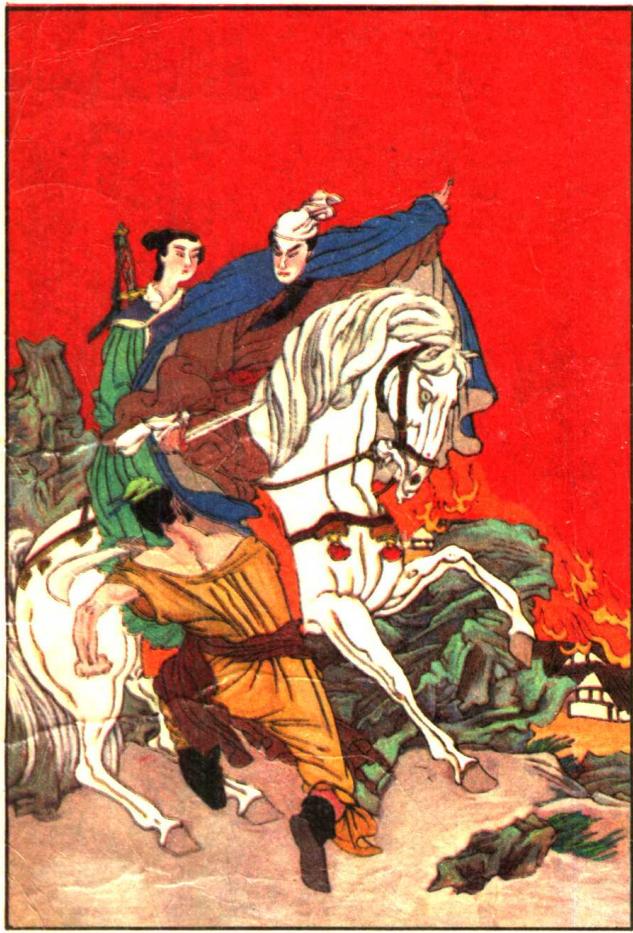


# 日光神功録

雲中客 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



# 日光神功录

云中客 著

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日光神功录

云中客 著

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目光神功录

云中客 著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(吉)新登字05号

RIGUANGSHENGONGLU

日光神功录(上、中、下)

云中客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张 扬 姜淑华 封面画：向 阳 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---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8.25印张 6插页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590 000字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50 000册 定价：13.50元

---

## 内容简介

月黑风高，一个不满 20 岁的青年怀着血海深仇急速行进在茫茫荒野之中……

此人隐姓埋名，时兵时匪，忽而混迹官兵擒响马流寇，忽而栖身响马流寇杀官兵。他手执尺许长的刚阳小剑，又巧遇天外异人，得亘古神功，所经之处，无不望风披靡，成了官府悬赏缉拿的重要钦犯，引得黑白两道英雄联手进行追杀；他雄健如狮，俊美丰逸，巾帼女杰倾心相许，荡妇淫娃以色相诱，遂引起一场场杀劫。

本书情节曲折离奇，惊心动魄；风光旖旎，景色绮丽；情爱恩怨令人回肠荡气。

# 目 录

第 一 章	木瓜村官匪施暴	
	昌水畔老父归天	(1)
第 二 章	小花子苦心孤诣	
	美艳妇蜜意柔情	(21)
第 三 章	不意尽闻怪中怪	
	无心误闯天外天	(38)
第 四 章	痴心郎肝肠寸断	
	多情女魂系情牵	(50)
第 五 章	忍怒火卧薪尝胆	
	遇哑女秀色可餐	(70)
第 六 章	赴怪宴初露端倪	
	入扁山苦斗悍贼	(97)
第 七 章	战众寇惩处顽酋	
	救群雄方识烈女	(126)
第 八 章	四怪仙勇夺魁首	
	三高手失误冰湖	(151)
第 九 章	野兽谷舍命追踪	
	公牛寨失身被媚	(181)

<b>第 十 章</b>	动恻隐勇士中计 恃绝艺死里逃生.....	(216)
<b>第十一章</b>	见不平侠士仗义 洗沉冤亡命天涯.....	(260)
<b>第十二章</b>	受诬陷锒铛入狱 狠县令肆意妄为.....	(287)
<b>第十三章</b>	千家堡强人劫舍 乾明观道士乱性.....	(318)
<b>第十四章</b>	螳螂捕蝉雀在后 弄巧成拙现真凶.....	(355)
<b>第十五章</b>	贪美色反被色误 用巧计侦知内情.....	(375)
<b>第十六章</b>	怀绝技竟起沉疴 得奇遇始获贼踪.....	(419)
<b>第十七章</b>	壮士忍毁百艳谷 豪侠义感晦明僧.....	(449)
<b>第十八章</b>	老奸贼枉图弱女 好儿郎见义勇为.....	(493)
<b>第十九章</b>	除夕夜巧走龙门 美佳节得遇良人.....	(548)
<b>第二十章</b>	二女杰勇斗妖贼 众豪杰血战姚寨.....	(583)
<b>第二十一章</b>	设机关瞒天过海 感精诚义释英雄.....	(648)
<b>第二十二章</b>	逢书生难识真面	

	遭暗算受制于人	(703)
<b>第二十三章</b>	落花依依空着意 流水悠悠总无情	(742)
<b>第二十四章</b>	玄仙观道姑罹难 凌阳春洒泪埋尸	(771)
<b>第二十五章</b>	少年郎花下守禅 南天剑仗义解困	(791)
<b>第二十六章</b>	闯大漠力拯良善 处异域绝路逢生	(825)
<b>第二十七章</b>	叹俏女侠肝义胆 得小剑戮力同心	(849)
<b>第二十八章</b>	会群英诛尽顽劣 施神功终显雄威	(869)

# 第一章 木瓜村官匪施暴

## 昌水~~水~~老父归天

江南仲春，木秀草荣。在雪峰山余脉东端，层峦环卫下，一个整齐洁净的山庄——木瓜村，此刻正安祥地沐浴在早霞的清辉里。自大庾岭西麓发源的昌水，从村前三里许蜿蜒流过，河岸边是一大片木瓜林，木瓜村因此得名。树枝头挂满粉红色的花朵，林间夹杂着数株木棉树。木瓜树是小乔木，而木棉是有名的“英雄树”，十几丈高的树冠兀然雄踞在红被绿毯般的木瓜林上空。

此时，一个黑影正在几株木棉树之间飘跃，快时似箭似弹，缓时如秋千悠荡。飘跃得正极有韵致，猛听得一声赞叹：“矫若游龙，飘若惊鸿，端的好身手！”

黑影翩然落地，原来是一位极俊秀的少女，她身着黑色劲装，小蛮腰衬出高挺的胸脯，煞是一片秀色！只见她星眼流转，樱唇微启，喜声叫道：

“阳春哥，你好坏，吓我一跳呢！”阳春哥是一位壮健青年，脸庞丰逸俊美，一袭天蓝长衫，掩不住英武的气质。他含笑盯住秀女，扬扬手中的一卷书，朗声说：“我在读文章，谁说你了？”

姑娘一怔，随即明白了阳春存心逗她，猛然一矬身，旋即凌空拔起，左手伸出葱管般二指，弹去阳春手中书卷，嚷着：“叫你使坏！叫你气我！”右脚尖的小弓鞋也向阳春脸上踹来。阳春没料到她突然发难，忙侧身一个空翻，右手挟住疾飞的书卷，左脚往小弓鞋尖一点，姑娘失去平衡，横跌而下，阳春忙丢开书，两手护接，正好抱个满怀，两个身躯紧抱着跌落在碧草上。丰满而富有弹性的少女身体和健壮有力的少男躯体一经接触，两人都有电麻般的奇异感觉。阳春忙松手说：“黑姑，对不起……我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
黑姑不声响，转过脸去，幽幽叹了口气，好一阵儿才低低说声：“阳春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无意，谁叫……谁叫咱们是兄妹呢。”

阳春无言。他和黑姑是一同长大的，但别人都说他俩不象兄妹。二人两小无猜，长成后黑姑渐渐有意无意地有些回避他，他还浑然不觉。直至三天前父亲凌天虚告诉他：他和黑姑并非同胞兄妹。15年前凌天虚出诊夜归，路经一家庄院，只见烈火熊熊，死尸狼藉，他本想救治其中的伤者，可遍寻竟无一幸免者，看来是遭了仇家洗劫。凌天虚正待离去，忽听得火堆旁有婴儿啼哭，他便把这命大的孩子抱了回来。而后他再赴该地，想觅得能证明孩子身份的物件，该庄院却已化为灰烬，尸首也荡然无存了。向附近的村民打听，只知道这庄院主人不久前才从远地迁搬来此，主人从不露面，庄客也不与人搭讪，故不明所自。天虚只得作罢，便根据女婴身上的一条黑绫肚兜，取名黑姑，这黑绫质地极坚韧，估计是海蛟筋丝编织成。救人须救彻，为避仇家寻害，对外便称是

阳春添了个妹妹。黑姑长得美丽活泼，很得凌天虚宠爱，阳春更是极疼她。天虚讲述这段隐情时，神色严肃，他告诉阳春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黑姑已长大，要防止仇人加害，但暂时又不宜告诉她。天虚当时眉宇间还略现忧虑，阳春估计他还有心事，但又不敢多问。此刻也是出来散心，没想正撞见了黑姑。

黑姑已恢复平静，说：“哥，你刚才闪开我的那一招身法妙极了，只是在接我时忙乱了些，咱们重来一遍，琢磨这一招好不好？”

阳春正要她转移话题，当然连声说好。两人摆开架势，黑姑娇啸一声，腾身一跃，小巧的身姿已出木瓜树巅，单足在树梢一点，又升向更高的木棉树冠，只听得阳春在下面大喝一声“小心！”忙不迭将重心前倾，一个妙翻，硬将身形降在木瓜林巅。忽听得一粒硬物破空而过，于是两人齐声怒喝：“什么人？大胆！”

林间闪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童，向二人单足跪下说：“给小姐少爷请安。庄主要我速请二位回庄，事出紧急，不得不发声示警。刚才是小童以泥丸传声，知道姑娘身手好，不致误中，请恕小童冒犯。”

这小童练得弹弓绝技，百步穿杨，弹无虚发，是凌天虚宠信的贴身小厮，名叫皮丫。阳春二人知有急情，便不再埋怨他，相偕出林。黑姑暗拉阳春袖子，叫他拖后一点，轻声说：“皮丫的弹弓又长进了，爹这几天清早都指点他。”小嘴一噘又说：“我就不懂，爹盖世武功，为嘛不教我们一些？”

原来凌天虚不仅医术卓绝，且一身武功无出其右。但奇

怪的是，他只教黑姑习练腾挪跌宕、闪避掠空的身法，却不授她武功；对阳春，督他读书学医是严厉有加，武功则绝口不提，只传他强身健体的内功心法。黑姑聪慧过人，已练至上乘轻功；阳春则因姿质奇佳，苦习内功心法后，已有惊人内力，只他自己浑不知情，当自家是武功门外汉。听了黑姑嗔怨，他苦笑一声道：“也许爹另有苦衷吧，咱们还是先自个儿切磋琢磨，以后再找爹讨教。”

二人说话，已至村口大道，这条大道出去6里，便连接上了北通鄂，东入赣的官道，只是这里山势奇险，外人无事不入木瓜村。近几日不同，常有扶老携幼的灾民入村讨食，稍停即去。此时正有一老妇人，领着一蓬头垢面的小化子，看样子已饿得不行了，蜷伏路旁。待二人走近，老妇人极衰弱地乞求道：

“小官人行行好，施一口吧……”

“行行好，行行好……”

凌阳春最见不得可怜人，黑姑更甚，两人想摸几钱碎银给她，可清早出门，分文未带，只好越身走过。身后老妇人又哀嚎：

“小官人，救人一命哪……”

阳春闻声恻然，取下项上的金锁片，转身递与老妇：“去换几个钱吧。”

老妇连口称谢，阳春发现她虽然衫裙凋破，却眉眼慈正，不象小户人家的主妇。

“阳春哥，你把护身锁给她，不怕爹责怪？”

“用于正道，爹不会怪罪的。”

“哥，你看出了吗？那小叫化不象是饿坏的，他着实盯了你两眼，那眼神清亮……”

村里人丁奔走，气氛紧张。两人肃然跨进大厅，只见数十名村勇肃立两侧，爹没有象往常那样端坐堂上，而是急切地踱着步，面现凝重之色，见一对儿女进来，才稍露欣慰，把他们招至身后，面向众村勇说：“刚接探报，今春江南数省粮荒极剧，豪富囤粮抬价，贪吏吞占赈银，已逼反数处响马，太湖、九江、洞庭数处水寇重新纠结，江南宿贼之首章蟠、章蚪兄弟，不服招安，啸聚数万灾民，已攻破多处村寨；劫掠惨重。眼下贼锋南指，极有可能洗劫我木瓜村，我等必须严加提防……”

左首一老者恭敬地道：“凌庄主所言极是，只是据说官军屡败贼寇，已尾追而来，似不必过虑……”

“官军乃江南林福所率边军，素称强悍，贼人则避其锋芒，取流窜战术，主力未伤。且据我出诊所见，林福部嗜杀，风纪不佳，往往不分贼民……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”

众人不再多言，凌天虚便说出三条方略：一是多派哨马打探动向，二是尽快疏散财帛老孺，三是分派村丁加强栅墙防守，添加弓弩石火。当即遣派众人，分头操办。

众人一一领命，凌天虚松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正待向一双儿女说话，村口突然响起锣声，接着是杂乱的奔走声——莫非贼人来了？顷刻间，一团灰影似怪鸟凌空掠至厅前，来者“磔磔”怪笑几声，高声叫道：“凌老儿好快的耳报，知道老夫要来，就备下接客的罗。”

凌天虚闻声，脸色微变，示意阳春二人勿动，然后气度